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九回 慘埋香航麟海棠魂 大獲利興建蘭花畝

卻說碧霄同湘君來看柔仙，只見他已是消瘦得不像樣了，見了大家下淚，柔仙勉強支持起來。碧霄道：「快別起來，你且睡著。」柔仙強笑道：「我本來睡得不耐煩，今早喝了一碗蓮羹，覺得悶悶的。這個老貨方才同我惱了一陣，他又出去了。」碧霄道：「惡性不改，天天這樣子，怎麼了結呢？我做盡惡人，不能常久保你的。」柔仙道：「聽得姊姊甚為難過，因有要搬回家去了，到底幾時動身？」湘君道：「還有三四天。」柔仙紅了眼圈道：「碧姊姊是我冷海棠的護花鈴子，現在去了，我又三災八難的，老東西又沒良心，姊姊去了，幾時還來望我薄命的柔仙？不知道今生能見不能見？」說著，眼眶子裡軟軟的垂下淚來。韻蘭、湘君，亦覺酸鼻。碧霄一面擦淚，又怕傷他的心，因勉強笑著勸他道：「我在這裡，也未必能十分看顧妹妹。現在還有韻蘭姊姊、湘君姊姊，你有什麼，可以告訴他，就是凌丫頭，也是爽利的人，又近，早晚可以叫他。我去了，明年春間便要到這裡來。你自己保重罷。」韻蘭道：「你以後要什麼錢，叫俊官來說就是了。」柔仙歎氣道：「病到這個樣子，不要想什麼，不能好的了。不過碧姊姊去了，想著舊日姊妹好，寄一封信來，我見姊姊的信，好像姊姊在面前，同見於姊姊一個樣兒呢！」韻蘭、湘君、碧霄眼淚也掩不住了，柔仙又道：「我這個病據醫生說，須防冬季痢疾，好了倒是氣漲厲害！橫豎早晚總是一死。我死之後，求三位念姊妹情分面上，要請蓮氏把我這棺柩帶歸去呢。」三個人聽了言語，都不能說了，只管擦淚。停了一回，碧霄道：「因為你總是這個想，那裡能好呢？你但且寬些，何至於此！我有一句要告訴你，你與蓮氏一節，我們已同秋鶴說了，等他送我們去後回來，便當成全。任義借助五百金，秋鶴已經取去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昨日取來的，現下存在我那裡。」湘君道：「聽得蘭生願助的款項。柔妹妹去後，日用可以敷衍了。」柔仙道：「多謝各位！昨晚秋鶴都同我說過了，說還有另助的巨款，差不多也有千餘金。但是我那老貨，必要三千，少了不相干的。這幾天他忙得很，三日前，領一個四五十歲的人來看我，恐怕別有變局，要叫秋鶴早早完全才是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放心，秋鶴送到了，就回的。多到半個月工夫，包你妥貼。」碧霄道：「他送到我家，即便催他回來。不過蓮民的病，倒要叫他趕緊醫治方妥。」湘君歎道：「世上的情緣，雖是空的，然到周折的地方，真是好事多磨，無可想法。」韻蘭道：「柔妹妹的事，就怕這個老獸物中梗，雖說經了官，可以發堂擇配的，但他們的伎倆，實在可惡。這件須瞞著，不要給他知道才是，否則他的暗計，何等厲害，被他知道，更多枝節了。」柔仙道：「什麼厲害不厲害，橫豎我拼著一死就是了，不過負了各位的盛情。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湘君道：「何至於此！快莫操這個心。」柔仙道：「我前生不知作了什麼罪孽，今世罰我做這行事業！就是這行也罷了，偏生有了知識，要給人管束身體不能自主！我死不怕，但白做人一世，與草木同腐，姊姊等進退自由，前程遠大，將來每逢節期，想著我命苦的冷海棠，替我做一碗羹飯，燒一陌紙錢，叫柔仙三聲，我在冥中，便聽見了，感激姊姊們的厚意，當來保護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頻頻拭淚，三人皆涕淚橫流。良久，韻蘭見柔仙，一陣咳嗽，喘氣不過來，因道：「我們談了一回，他也乏了，我們去罷。」湘君道：「不差，好去了，讓他養養神罷。」三人遂起身來，碧霄道：「我去了，我們將來再會罷。你不用操心，這件事總得成功。自今以後，你也要耐些性兒，不要常受他沒趣。便是他不教訓你，你的身子，也須保重，病才得好呢。我最怕傷心，走的日子不來別你了，橫豎明年可以相會的。」柔仙哭道：「做妹子常承好姊姊照顧，向來是我當親姊姊看待的，這個恩，感激在心裡，一些未曾酬報，每想等我出頭的日子，做姊姊的奴婢，報答報答，恐怕白操這個心了。姊姊去後，須保重，早給一個信。我自此一別，今生恐怕不容易相見，我畏風如虎，不能來送姊姊了，我就在牀上叩頭，算送別罷。」說著，便爬著磕頭。碧霄連忙挽扶他睡，同湘君、韻蘭走。又是傷心，又是著急，遂不能復留，挽手一同去了。三人一路把眼淚重新揩擦，出了門，彼此分別，各回屋子裡。自此碧霄便部署行李起來，韻蘭和他患難同心，與尋常姊妹不同，也幫著他料理。忙了兩天，碧霄方才動身。合園姊妹，都來相送，皆是離別，可憐黯然欲絕。柔仙贈他金縷曲一支道：

去去休回首，念家山鄉心根觸尹邢佳偶，一片秋波歸掉急。楓落吳江時候，恨未錢長亭杯酒，惟有離魂留不得。願西風吹轉河橋柳，每立到斜陽瘦。青樓姊妹情何厚，真羨爾俠腸豪氣，眼空九霄，憐我多根飛絮弱。多少殊恩生受，臨到別淚珠盈斗。把扶還期相會日，怕明年花落難依舊，知己感成孤負。

碧霄回去一節，姑且不表。

那蓮民的病也無起色。是年十月初六立冬，秋鶴已送素秋、碧霄去了，中途水淺，行舟留滯多日，韻蘭早與秋鶴議過，要在幽貞館後面，辟一小圃，專種蘭花，便在北首造一只九畹亭，便度地庀材，把後面假山遷移他處。十一日動土開工，韻蘭親自指揮，倒也極忙。要看柔仙，也不得空。又因蓮民病重，特撥了一個丫頭，一個老媽子伺候。到十四日傍晚，正在督工，忽工人聲噪起來。韻蘭走去看時，工人正在那裡取去地中幾塊石板，那石板底下忽現出四只大缸，上面另有磁蓋封著。韻蘭心知有異，連忙止住他，暫且罷工，不用鼓噪。工人道：「裡面必是藏銀，仗著姑娘洪福我們大家也得沾潤些。」佩纓道：「你們且把缸起上來。」眾人便七手八腳，那裡抬得動。韻蘭道：「先把一個缸蓋起開，看是何物？」一個磚匠，便將斧鑿掀開一看，都是大錠黃金，顏色已有些黯黑了。取了一個細看，錠上有四個字，汪氏所藏。韻蘭本姓是汪，不覺喜從天降，遂命趕辦香燭牲醴，親自祭謝了，方命工人把四缸起開，叫霽月、侍紅、伴馨、錦兒幾個丫頭，搬回春影樓。工人等都重賞了回去，韻蘭心中歡喜無盡，命佩纓把金寶細估，共估得一萬三百三十三兩，時價四十三換，合銀四十四萬四千三百十九兩。於是園中姊妹，大家前來賀喜，擠了一屋，議論紛紛，說畢竟總花神福大，有此意外之財，且注明汪氏，是上天有意特賜的。韻蘭笑道：「從此我們的女義塾可以成功了，並且可以開設西塾，教女學生西文西字。今日請你們回去，替我想學堂章程，我明日要想去見陽太太，願助賬款四萬金，有此一襯，外邊的議論也可息了。」家人大家稱是，說這事明日必定上新聞紙的，如是辦理，則官場中也不至生心。就是女塾的事，也可以先談起來。舜華道：「怪道祭殿這日，雲妹妹說有一件喜事，原來就映在這個上頭。」家人坐了良久，大半回去，惟珊寶、秀蘭還在那裡替韻蘭記賬。韻蘭笑道：「你們從今以後，可以都替我辦事，每人招一個妥當女婿，住在園裡，不用憂愁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恐沒現成福氣。」珊寶道：「這一件銀子，別的事還緩，柔丫頭同蓮民倒可以完全成功了。他要三千，便給他三千，再有梅議麼？」秀蘭道：「秋鶴同碧丫頭聽得這個信，不知喜到怎樣呢？便是素奶奶、珩奶奶、燕丫頭，聽了也喜歡的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凌霄差老媽子來送信，說：「不好了，馬氏今早帶了柔姑娘逃走了，俊官在屋裡哭，要想去尋呢！」韻蘭等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到底怎麼？」老媽子道：「老東西預先把衣服運出去的，屋中剩下些粗東西，不值一百元。今早他騙柔仙，說新到一個醫生，替他去看病，便不回來。方才小丫頭銀珠，到他房內看帳子都沒了，吵起來，俊官過去，尋見箱子都空子，柔姑娘的衣飾，大半是老東西管的，都被他帶去，現在凌姑娘請姑娘去！」秀蘭等聽見了都嚇一跳，說：「了不得，柔丫頭此去，性命不保了，若非給他買去，定是柔仙先死。」於是大家憂愁，連忙過硯華院來。俊官哭得淚似人兒的，凌霄接著湘君，文玉也先到了，大家把這件事告訴韻蘭。韻蘭等先到屋裡，周圍一看，只有柔仙房裡還排著裝修，箱廚裡的首飾衣服，也所剩無幾了。問問俊官，也有知道柔仙私贈給蓮民質當的，也有因柔仙病中被馬氏偷去的。眾人坐在房裡，覺得物在人亡，無限的感慨。又見俊官嗚嗚哭泣，要去尋主人回來，珊寶勸他從緩商量。湘君道：「他這一去，也是注定的。先前我已算到了，因要他跟著蓮民出家，或免此禍，無如嫁人，尚且被馬氏攔阻，出家是更不能了。我見事極為難，也不敢逆天強做。」韻蘭道：「佩纓你知道欠我們多少錢？」佩纓道：「房金五百二十元，馬氏還叫柔姑娘借我的金釧沒還呢！」韻蘭道：「實在可惡！」珊寶笑道：「他屋裡的東西，就算抵了欠款！」佩纓道：「屋裡東西，一半是我姑娘借給他們使用的呢！」秀蘭因問凌霄道：「究竟他為什麼逃去？」凌霄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你問俊官。」俊官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大約他曾聽得秋鶴要替姑娘強贖身體，他恐怕得錢少，前日有一人來看姑娘，還有一個做媒婆的王家媽。姑娘說情跡可疑，他必定要賣我了。他因懼碧霄姑娘，不敢便走。其實他走的主意，早已定了。今見碧姑娘、秋鶴都走，他便走了。」

說著又哭，珊寶向佩纒道：「你即刻便去叮囑園裡的人，蓮民那裡不許走漏消息，他若知道了，便也要尋死呢。」韻蘭道：「今日已晚，明兒叫人去打聽，他欠我的房金物件，我要登在報上，有人通信，謝他若干，必當有人通信的。」湘君歎道：「天定勝人，這也是聊盡人事罷了。其實尋不尋，是一樣的。」因一眼瞅著俊官道：「這個人也可憐，韻丫頭今兒便收著他罷。他倘願遁入空門最好，若必要戀著主人，怕有變端呢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屋裡怎樣呢？我叫伴馨、侍紅今夜陪他收拾，明日到我屋子裡去。蓮因只有一個佛婆，餘姑娘也沒叫他，到西院去伏侍也好。倘願回去，我便給他二三百金，好好去嫁個女婿。」俊官哭道：「姑娘去了，未知死活，我又無父母兄弟的人，叫我回到那裡去？」韻蘭道：「你不用憂，你且今夜想想，到底怎樣，明日同我說。」湘君歎道：「天下大數，總有一定的，我也不敢多說。但過於固執，就不好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柔丫頭還有詩稿東西，我替他收了去。」凌霄道：「方才尋過的，都在這只文具箱裡。」秀蘭便去撥來，看詩簽信封詞稿詩稿，還有前日送去各姑娘的詩詞散稿子，都齊齊的放在裡頭。還有手寫小楷的一本黃庭經，又有金簽上寫的一首哭《花月痕》裡傅秋痕的長歌、弔韋癡珠的七律兩首，均折疊的齊齊整整，放好在那裡。秀蘭道：「聞得蓮民有送他的東西同詩詞，為何不見？」俊官哭道：「我們姑娘，把仲老爺的東西，日夜藏在身邊，還有一個小照，與自己的小照，合藏一個小鏡匣裡，這回子帶了去了。」大家想著他這種深情，無不下淚。秀蘭命一個老媽子，把文具箱送到寒碧莊去，還與眾人談了一回，韻蘭叮囑了侍紅、伴馨許多話，自同佩纒回幽貞館去了。湘君臨行，不勝歎息。

次日韻蘭尚未起身，伴馨已先趕回來，說：「俊姊姊收拾了自己的首飾，夜裡逃走了。昨晚臨臥的時候，他說一定要去尋姑娘，我們苦勸良久，他不聽，現在不見，大約真個尋他姑娘去了。」韻蘭連忙起來，文玉也來了。昨日的事，大家都已知道了，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韻蘭道：「你還不知道俊官也走了，他必要尋他的姑娘。癡丫頭，如此執性，叫我怎麼樣呢？」文玉跌足道：「還有這事麼，姊姊快去登報找尋！」韻蘭一面梳洗，一面叫佩纒做告白登報，又要去見程夫人，安排轎子。此時幼青、馬利根、秀蘭、珊寶、湘君、蓮因、玉成、凌霄、萱宜也都來了，談論掘藏失人的事。少頃，轎子備好，韻蘭吃了早點，吩咐佩纒寫信，告訴珩堅、知三、仲蔚、秋鶴、碧霄、素秋等，又命人去替蘭生、介侯、友梅等，自己便上轎去了，至晚方回。佩纒已把各事辦理妥洽，九畹亭仍舊開工。五六日，園外的人言真是藉藉，說園中出了新聞，園內卻無所事事，不過趕緊催工而已。十月廿二，秋鶴尚未回來，韻蘭盼望殊切。蓮民的病日甚一日，九畹亭已有一半工程，子虛來提去賬款四千金，出了收條。女塾的章程，都擬好了，定於明年開塾。請了中西一員的先生，還有針線婦女，凝把蓮民搬到彩虹樓去，命秋鶴管理塾中一切。廿四一早，午後韻蘭方午睡起身，忽龍吉來報，說仲老爺死了。韻蘭一驚不小，問：「怎麼死呢？」龍吉道：「剛才得了一包信，還有東西，他就哭了，說大家不應該瞞他，看了又哭，哭了又看，就嘔起血來，霎時間吐血斗餘，便死了。」韻蘭急得趕到花神祠東院房裡，只見蓮民已被人扶在牀上死了，面白如紙，地下都是血。老媽子在那裡，桌上放著柔仙寄來的東西及書信，還有一信，字跡極劣。韻蘭先將柔仙的信，看見上寫著：

薄命妄冷海棠：臨絕上書，仲郎知己，竊妄以風塵弱質，貌乏傾城，謬荷垂青，得成莫逆。申江一載，摯誼千重。談心則銀燭頻更，聯句則金荃同寫，而且憐青樓之誤墮。每思援手，引出火坑，無如窮愁無措，力與心違。雖任韓兩公子之情腸，馮蘇兩姊姊之俠骨，殫心竭慮，百計張羅，豈知漏泄風聲，為惡鴛鴦破。遂以就醫婉賺，賣妾於陳墓周家，竟以五千市駿。出園之後，誘到船中，一葉秋波，揚帆竟去。十六抵鎮，妄知事已為難，早拼一死。抵家之後，周姓甘言相誘，深恐不免受辱。遂於次早吞金，百轉迴腸，痛激心肺。惟時奄奄一息，已乏生機，但我兩人相見一場，天不假緣，未能好合。今生已矣，倘上天憐我兩人心苦，則玉蕭再世，或能修到鴛鴦。惟念君亦在病中，不知如何消瘦，所望加餐減恨，強付達觀。珍重吟身，努力自愛。鄙陋如妄，世不乏人。願重覓新交，勿以妄為念。所有前贈之鴛鴦佩，及詩篇信件等物，妾本來常帶身邊，刻下垂死之人，無所用處，因包聚寄呈。往日恩情，一齊還繳。另外小照一張，以當記念。嗚呼，餘緣未盡，來生尚願重逢知己。此後終須自愛，臨死無限依馳，慘淡之至。

又啟者，此信寫後，無可寄達。忽俊官尋蹤而來，誓將身殉。妄竭力相勸，囑其將信物寄呈，請將俊官收之。彼與妄生死同心，見俊官如見妄也。

此時園裡的姑娘都來了，看了這信，無不淚眼相對。韻蘭、凌霄只管嗚嗚的哭。珊寶、秀蘭哽咽著說不出話來。佩纒一面哭，一面替蓮民辦理後事。燕卿、月仙也得了信，進園來哭泣。上下人等，個個歎息。停了一回，秀蘭又看字跡極劣的信原來是俊官寫的，其略云：

當日出門後，無處找尋柔姑娘。忽遇王媒婆，方知已將姑娘賣給陳墓周姓。得便乘夜催船去問，既至彼處，姑娘已死半日。重復回陽，周家知其舊婢，心中頗喜，命去婉勸姑娘。某主婢相逢，萬分慘淡。嗣見姑娘，慘痛萬狀。宛轉搔爬，自知已乏生機，遂以信物相付，口不能言。某坐視其死，無如之何。竊念主人信物，鄭重相貽，遂待周姓將姑娘殮殮，方乘間出門，將信物交郵局寄來。某侍奉數年，無可報答，亦定於今夜自縊，但願仲郎病癒後，前到陳墓領取桐棺，合葬一處，不勝感禱。施俊官臨死上言。

眾人看了，又大家哭起來，說：「了不得，真是柔丫頭的義婢了。」說著忽見秋鶴回來了，原來已知蓮民、柔仙之事，今見了蓮民大哭，眾人好容易勸住了。又把兩封信給秋鶴看，秋鶴含著淚只有哭的份兒。介侯等一班朋友，也得了信，前來看視蓮民。子虛也差人來，沒有一個人不哭的傷感。良久，便替他辦理殮殮之事。秋鶴先把碧霄去後的事，向眾人告訴了一遍，又帶了些土儀，送給韻蘭。各人又向秋鶴講一番掘藏，及助賑義塾的話。此時隄士、仲蔚，都已到申，次第來弔。韻蘭便差秋鶴，星夜動身，領柔仙的棺木，並採訪俊官如何下落。秋鶴不便就走，等次日把蓮民殮了，方才動身。韻蘭就命他先到七子山，看看父母的墳墓，便在此左近，覓一塊山地，以葬蓮民，並將柔仙同葬，以遂生前同穴之願。所有柔仙寄來的東西，均放在蓮民棺中。秋鶴向韻蘭取了盤費，去了不題。

這裡蓮民的事，方才妥帖，那仲蔚等又議欲借花神祠替隄士及自己開賀。韻蘭得了意外之財，便閉了園門，不賣遊客。隄士與柔仙相好，不免替他感傷。開賀完畢，便特僱小火輪，到蘇州七子山等秋鶴。到十一月初二，隄土方趕回來，說：「秋鶴叫他將蓮民的棺材送去，七子山已買了一塊地，不過三四十元，在汪墓西首。柔仙的柩，費了許多曲折，方能領到。俊官後來果然縊死楊樹上，周姓來收了，厝在柔仙一處，遂一同運回，初七日安葬。」眾人不免又傷感了一回。仲蔚、隄士謝了一月的客，便送蓮民靈柩去了，直至十一月十六秋鶴、隄士方才回申，說：「已替韻蘭上了墳，燒紙掃墓。」韻蘭心中自是安慰，又不免想著父母，傷感了一回。這夜叫秋鶴住在春影樓，與他談心，並寫了信，通知寶應。此時九畹亭業已告成，兩人便將兩月來園中事務，細細商議。又想著賈倚玉，雖聞死信，究不知拋骨何方。若尚在人間，亦當再圖歸結。要等秋鶴過了年，親到北方探聽。秋鶴答應著，韻蘭也安慰了。十二日，碧霄生了一子，當時寫信，通知吳太太。韻蘭、秋鶴自然歡喜，連忙寄信寄禮物去賀，吳太太得信，也回去了。誰知十八日，喜珍作故，於是大家又忙起來。吳太太仍趕回申江，萬分悲苦，也得了一病，只得回到寶應去。吳太太十二月廿二得病，明年正月死。子虛得了京信，派充美日秘墨出使大臣，於是又忙起來，趕緊料理，交代陸道進京，把家眷暫住綺香園天香深處。韻蘭更要安排賞梅花的，正在忙亂，梅花又不大開，便把這件事稍緩。那秋鶴又要回去省親，向韻蘭告了半個月假，約歲內到申，韻蘭又送他百元度歲之費。蕭雲跟子虛進京去了，到十二月醉司命日，秋鶴又來申江，打聽得賈倚玉果然死在關外，告訴了韻蘭。韻蘭自是慘然，本來替莫須有戴孝，不甚豔妝，此時在疑似之間，且未經過門的人，所以也不敢再換重孝。光陰易過，歲事闌珊，程夫人請秋鶴照應一切。廿六日過了年，這日幼青，竟被了一個客人強騙了去，不知所終。假母丁氏，失了錢樹子，哭得死去復生，又托人去尋，杳無消息。秋鶴、韻蘭替他安慰，叫他且暫住在園中，到明年再說。幼青的恩客任十郎，聽見了連忙替他四處招尋，報上出了賞格，那裡有蹤影兒。

原來騙幼青的客人，便是四十三章說過的楊姓。他一定要娶幼青，又無重價，便與他同黨商量，內中有一個認識幼青的費了數十金，賄給丁氏，要同幼青坐馬車，幼青本來不肯，給丁氏軟說軟求，方才肯了。到靜安寺西首曹家渡，已有同黨歇船在那裡。客人假做半路相逢，到船上去坐，已邀幼青同去。船上已備了酒席，幼青不知是計，給他用迷藥灌醉了。開船順潮竟去，及至醒來，

已出南浦，到松江三泖塘了。幼青本來年幼，未經見此，遂嚇得不敢開口，竟依從他。那姓楊的知幼青勉強相從，不能長久，過了三月，遂再賣至寧波，寧波人又轉賣在江山船上。不到一年，失足落水而死。丁氏尋不到幼青，回蘇州常熟去了，此是後話。因湘君請謁，幼青臨壇，方知此事。今表過不題。這年韻蘭定於二十八日過年，因逢月小，這日正是小除日，自有秋鶴前來幫理年務。是日午後，秋鶴把各舖子的賬項，收的收，還的還，所有存項利息，也結了清賬。新得的四十餘萬金，存在銀行，早已在西曆月底算過。其任十郎捐助柔仙的款項，已替柔仙用在墳上。到上燈之際，秋鶴已回來了。那錦香齋小客堂，已另行收拾。靠裡面一張八仙大拱桌，並排著一張花梨桌子，沿門口正中另放著一張小供桌。於是秋鶴治外，佩纒治內，韻蘭叫侍書靠錦香齋東壁，放著一張七巧盤藤椅，上面展著一張大虎皮，自己穿著粉青莊緞元狐皮襖，天青龍緞洋邊玉狐披風。腳下踏著一個八寶鑿銀海棠式圓腳爐，手中抱著一個赤金八卦小手爐，坐著看秋鶴換哥窯花瓶裡的紅黃綠三樣天竹蠟梅，及松柏之類。水仙盆裡換了水仙，一回子韻蘭嫌熱，命把身傍邊的圓爐火暫時撤去，那伴馨、侍紅，把鑿金五事件，及祭器玉碗、玉杯，一件件搬出來，秋鶴逐件的替他排設。地上先已鋪了洋毯，韻蘭又命侍紅立在旁邊裝煙，自己坐著只顧看。少頃，銀蠟台上點起兩枝臂粗的盤龍紅燭，焚了一爐檀降香，這是放在桌子口上的。桌子稍進，另有一對點銅錫台，燒著兩枝大守歲燭，香爐裡插了一炷線香。桌上大三果架，銀絲罩裡是橘子、諫果、荸薺三色；小三果架，銀絲罩裡裝著榛栗、白果、杏仁三色乾果；牲盆三隻，一隻是雞，一隻是小豬，一隻是鯉魚；銀碟玉碗中裝著蘑菇、冬筍、魚翅、白木、耳葛、仙米、燕窩、筍乾、海參、江瑤柱、熊掌、榆肉、扁尖之類。韻蘭從小看見慣的家鄉風俗，桌子上要祭元壇趙公明的。相傳趙是回回教人，回教不吃豬肉，故桌上另供了三個高腳組，裡頭是羊肉油雞板鴨魚脯香菜。又有一碟醬、一碟醋、一碟鹽，斟了一杯高粱酒，三牲盤邊又有素三牲，是用麵粉做的。還有來其香乾麵筋五六樣素菜，也有鹽醋放著，又有米豆巾幘筆硯文件，排著小豬，也煮熟了身上戮一柄解手刀。几上兩把牙箸，八個酒杯，八個茶碟，碟裡泡著鮮茶，那屏風上張著一軸百神圖，換了橘黃描金龍鳳對。兩壁單條都換了，門口桌上也點著香燭，供著牲果。那堂上掛的八盞玻璃燈，都點了蠟，簷下四盞大明角燈也點子。祭祖另在幽貞館裡，另辦一桌家常祭菜。壁上換了歲朝清供圖，頂板牆壁，一律措擦乾淨。韻蘭仍命把圍爐火抬進來，裡面燒著十二個歡喜團炭，腳爐手爐，命佩纒歸好。秋鶴因請韻蘭上香斟酒，韻蘭笑道：「你不好替我麼？」秋鶴道：「這是妹子的事，總要你先行禮。」韻蘭命把自來大洋琴取來，開著放在桌上，聽他打一回兒，把大紅貢緞錦邊繡絲龍鳳妝金拜墊取來展開。韻蘭重新擦手洗臉，去上了香，敬了酒，便走墊上居中，向上站好，襯衫朝參，盈盈下拜，拜了起來，凡三獻爵。拜了三次，便到幽貞館去祭祖。至情感觸，又不覺流淚起來。秋鶴等苦苦勸慰，等他拜完了，同佩纒、侍紅、霽月、伴馨去拜。韻蘭因向秋鶴謝了，大家仍到錦香齋談心。韻蘭道：「我自歷劫以來，吃的苦也不少於，向來過年，總沒今年順遂。幸賴上天眷佑，得至今朝，也算稱心如意了。所不足者，父母早亡，賈氏客死，我但凡有一個體己人相助，也不至流落風塵。」說著眼圈兒又紅了，秋鶴聽談得體己人一句，心中覺得沒趣。韻蘭看秋鶴情形，知道言語說造次了，因只得解釋道：「你莫多心，你的人果然好勝我的親阿哥，但是我和你雖親，仍然不過兄妹。若是夫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縮了口，面上微微的紅了一紅，秋鶴聽他這話，覺得無限恩情，親切之至，又十分感激起來。因道：「妹妹放心，我也不知道和妹什麼緣法，但覺得什麼事情，都甘心替辦的。」韻蘭道：「你莫忙，明年義塾的事，總要責成你辦理。辦妥了有功，辦不好了，倒要罰呢！」佩纒笑道：「姑娘這麼說，恐怕天下沒得這個理。從來大小事件，好有罰無賞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別人不能，我和他可以行得。」伴馨等聽著都笑了，秋鶴也訕訕的笑。談了一回，韻蘭命先把幽貞館的祭筵撤去，自己去焚了紙鏢，卸了披風，便在幽貞館安排夜飯。與秋鶴、小蘭、佩纒、霽月、侍紅、伴馨一席，錦兒等小丫頭及老媽子，分了幾席，小子等在外邊吃。時逾三鼓，方才完畢，遂安排送神，又奠了酒。庭心裡轟著一個柴紫的，三燈火上邊插著松柏、冬青、豆箕之類。中間都是引火之物，一時燒著，剝剝畢畢的響。其紙寶冥緞另焚在一個銅爐裡，丁兒放雙聲大爆竹二十枚，龍吉把一萬百子點了火，霎時聲振庭心，良久方畢。韻蘭自己送了神，便命撤去三牲，及小碟中各祭品，所有乾濕三果並擺供，仍舊設著，遂回幽貞館坐著談心。到四鼓以後，秋鶴方回彩蓮船。珊寶也是這日過年。方才完畢，韻蘭覺得困倦，吩咐上夜婆子幾句話，便去睡了。

次日除夕，大家無所事，韻蘭到秀蘭那裡，請他寫各處門上的春聯，無非百事宜春吉祥的句子。寫好了叫人分到各處去黏貼，惟大門上的聯句，是湘君一人擬就的。是晚大家守歲，到了天明，僅不過略睡了一睡，便起身來。韻蘭趕緊梳洗，龍吉放了開門爆竹百子，那錦香齋、幽貞館、春影樓，一色都換石青石綠秋香竹青繡錦墊子。椅披地毯，不過免了紅色。客堂灶前祖宗堂前，都點了香燭，供著歲朝糕團果子。外國房收拾好了，供著祖宗父母神影，也點子香燭。韻蘭換了大衣，至各處拜了年，遂又吩咐轎子馬車伺候，自佩纒起到小丫頭小廝，均到錦香齋來，分班叩禮。韻蘭諭令免禮，眾人那裡肯，韻蘭只得坐了，惟與佩纒、小蘭還了禮，霽月、侍紅等還了半禮。此時小蘭、佩纒及侍紅等都一律的豔妝，大毛衣服，伺候韻蘭出門。只見秋鶴也衣冠進來，先到喜神前行禮。韻蘭笑道：「你還要客氣，我們行了常禮罷！」秋鶴笑嘻嘻的跪了叩頭，韻蘭還禮不迭，起來，秋鶴道：「我還要到各位姑娘屋裡賀年，佩姊姊各位姐姐，就在這裡行了禮罷，你們都不用到我屋子裡來。」說著便又與佩纒等彼此行禮，韻蘭笑道：「什麼說？我們真個不到你屋裡了，便在這裡先還了禮罷！」於是大家又與秋鶴叩賀，秋鶴一一的還了禮，便走了。韻蘭抬身送出來，秋鶴道：「妹妹何必如此，太生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那是一年第一次，你特來賀我，好不送麼？」其時轎子馬車已伺候在外，秋鶴自去。韻蘭、佩纒、小蘭、伴馨上了車，到靜安寺紅廟拈香，又到顧府賀喜。進城時節，另有藍輿伺候，回來已是午後，急急的到花神祠拈香，順到蓮因處賀喜，便在西院吃了素飯，然後到程夫人及各姊妹屋裡道喜。有遇的有不遇的，回到屋中，已將薄暮。足足的應酬了一天，也煩極了。侍紅送上各姑娘的名片，說姑娘去後他們都陸續來賀喜，便是喬太太、洪太太、舒太太也都來呢，姑娘必得今日去還叩才是。韻蘭道：「阿呀，我渾忘了。現在那裡來得及呢？只得明兒去了，恐怕還有別處要去，就僅著初二這一天罷！你取筆硯來，我來開地方！」於是任公館、陸公館、胡公館、金公館、嚴公館、蔣公館，連義塾教讀西席，黃姑娘、谷先生、何先生、莊伯琴、仲蔚處，共十餘處，都開明了。是夕韻蘭一早便睡，次日又去應酬了一天。回來乏極，便又睡覺。秋鶴疑是韻蘭抱恙，急得了不得，來陪了一夜，不曾安睡，韻蘭卻一夜不醒。次日初三，精神都復了舊，秋鶴心中始慰。韻蘭到珊寶處玩了一天牌，傍晚回來，叫秋鶴住在那裡，夜間替他寫公塾章程，以便刊印。寫完了已是夜深，佩纒等都睡了。韻蘭命伴馨泡了筒熱水，叫他也去睡覺。韻蘭到後房去了一回，與秋鶴談心，因見左右無人，便笑道：「今夜小酌，你肯領情麼？」秋鶴笑應了，遂同至春影樓。秋鶴飲了幾杯韻蘭的醇酒，覺得有些醉意，受不得了，乃下樓來安睡。不覺身子不大受用，胃中欲吐，只得睡了。直睡至天明起身，韻蘭已在那裡梳洗，見了笑道：「老饕老饕，無福醉飽。」秋鶴道：「龍生九子，善號曰饕，善食曰饕。你這個典，又用俗了。」是日陡覺天氣奇寒，午後便下起大雪來，至晚未止。韻蘭忽想著一事，向秋鶴說。未知何事，再看下回。